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07

HGT.

LENG.

C. T. [illegible]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考索

叢話一

勾吳 錢泳梅溪 輯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入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也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嬾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吉多而凶少

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爲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爲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宮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

THE GETTY CENTER
LIBRARY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皆屬有理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

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
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
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
孔子子思出妻之証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爲
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葢嫡母
在堂不得爲三年喪耳其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者正
其妾之謂也必白爲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
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
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問六十八歲孔子歸魯又考

之古禮父在爲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亓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葢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爲子之服又當降也乃迂執者拘于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即亓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爲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喪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

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爲出母之喪哉況檀弓止有出母
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爲出妻亦
弗思之甚謂伯魚出妻者葢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
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葢
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
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
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
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
矣遂哭於他室卽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

爲庶母矣何曲爲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祔廟魯隱考仲子之宫爲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然則夫子爲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别於塗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

於周櫟園南匯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茍

說文部首有茍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茍自急敕也從羊省從勹口口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寁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茍同觀此則與茍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案燕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爲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曰苟矣鄭

亦遷就並解爲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爲論語苟志於仁矣
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爲苟誠也亦誤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即上文其爲人也
孝弟之人非仁義之仁也案篆文人作𠆢或變作𡰥隸書
亦作〃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葢通用猶
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
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三歸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据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非外儲說筦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宫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註三歸娶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已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

以掩君過遂以之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爲臺名紫陽襲其誤耳

亳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亳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合者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秦寧公與亳王戰亳王奔戎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歸薄郊特牲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

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郼薄矣高誘註薄或作亳惟孟子作湯居亳葢借音字則說文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岌之教授嘗著摧經齋劄記考之甚詳

巂周

爾雅釋鳥巂周註子巂鳥出蜀中下云燕燕䴏案巂字音規巂周即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巂字曰周燕陸德明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廋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註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間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藭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廋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藘苡廋詞聊復託芎藭或作庾詞者誤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並爲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

為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滇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靠並依並是也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恒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為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藁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藁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藁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眞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雖淳

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爲典據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　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爲尊而以爲賤何也

名士

漢書閻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

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爲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于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詭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

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于聖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雌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親家

今人呼姻親爲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

爲窺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案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窺巡遠方窺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爲窺家者其來久矣

大長公主

先大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尙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爲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案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益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于唐貞元十八年爲玉泉伽藍有董侹爲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　本朝顯靈尤盛尊爲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爲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環者爲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爲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　本朝加封徽號及　恩錫致祭典禮爲一卷頗爲詳備惟稱周將軍爲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打跧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畧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跧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帣韝鞠䠋徐廣曰䠋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跧蹴也一曰卑也絭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足卽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爲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亦蹈前轍眞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爲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

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城陷而爲湖者卽如泗州舊城亦爲洪澤湖矣近湖人亦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葢其精氣云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

能挽回造化哉卽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爲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遂大不服嘖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於此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爲桔槔也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

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

百倍水車之制始此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

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

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

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

十畝豈不大善然秖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

需費百餘金一壞即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

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

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爲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縑九千白樂天爲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卽可以爲農農卽可以爲兵也後世分兵農爲兩途言兵不可以爲農農不可以爲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爲錢

余年二十七八館于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錢鏗第二十六子孚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

去箋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頭年纔十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銚也古田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荅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作錢耶葢泉之爲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坫凡爲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坫亦尚古好奇之甚葢泉别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爲泉亦覺無謂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

未有畧記數條于此

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于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鄭注所謂籥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靑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爲靑者何也桂未谷曰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靑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捍索隱注云言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壽

書藩臺爲潘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爲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佛即鑄金象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爲浴佛誤矣
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註腳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即根腳之謂也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冢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爲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葢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鄽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註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

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于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于詩騷況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彙占孝廉有說文韻徵皆可裲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鯤鵬

余㓜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數語爲之大駭以爲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剜去計長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埜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爲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匯縣志載 國初有大魚過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㫖即莊子所謂鯤鵬者非耶

梅梁

禹廟梅梁爲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爲梅樹屈曲豈能爲棟梁乎即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補天射日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

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顏淑冉子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搚芭續之顏淑字叔子事詳詩巷伯疏與魯男子閉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子字子我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云宰子字子我裴駰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亦稱宰子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繖

古有簦無繖説文簦字注蓋也笠字注簦無柄也然則簦即今之繖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繖入此爲繖字初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繖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爲曲蓋亦即繖也故今吳人呼繖爲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其行軒疑亦是繖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扇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葉始行于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轉蓬

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注云蓬顆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人方言謂之蓬塵即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坺見坺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飈舉

吹我入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卽莊子蓬之心
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
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
蓬獨何辜飄颻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雕雖
有慙于松栢近秋俱敗亦無愧于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
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
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譜

唐尚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

乙勒爲成書有譜者爲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爲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爲第一世黃帝爲第二世其畧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氏爲諸侯八傳而生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

以少典爲一世黃帝爲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籛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爲昆吾氏惠連爲參胡氏永言爲鄧人安爲曹姓季連爲芊姓而籛鏗卽彭祖是也商時爲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爲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後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籛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涿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尙是

沿襲貞觀初所責之氏族舊本卽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秪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閱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爲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案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釿者爲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

六日卒既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畧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尚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爲典據謬矣宋狄青不認梁公爲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爲唐何其忠也既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 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況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爲氏青與梁公實係一 派惟世遠人

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途人視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為證亦不足以為典據也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畧或彼詳此畧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泳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為繁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錢氏視他省為尤盛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別家為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

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鹿園支至方伯爲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爲祖則忽長五世爲武肅王二十六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爲文僖公第十子景謩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爲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爲當代之通儒而不及譜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即宮詹之所祖也

墓碑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穿葢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閒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

字某其先爲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畧著於碑
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
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碑誌之文猶不失古
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
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口氣求銘
然後敘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
察遂仿之以爲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
密娓娓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
述己之困苦顚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爲發揮者豈可謂之

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畢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藁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爲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卽以原藁上石者實是癡見說夢矣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卽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

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縣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譟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勅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盂蘭盆會

舊唐書王縉傳載代宗奉佛縉爲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內陳于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

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今盂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覈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卽理六經言道卽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庵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

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為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為西河作解紛皆斥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于三百篇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五七言古三變而為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為詞詞之餘又變為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于尚書一變而為左國再變而為秦漢三變而為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為時藝

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目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爲忠爲孝爲奸爲佞宛對古人爲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凌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暘學爲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徹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

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項格皆習焉不察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即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王嶼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

錢後里俗稍以紙翦錢爲鬼事開元二十六年嶼爲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鏹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眞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藁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

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卽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 Y.

NO. 501
HGT.
LENG.

2616-300 v.3